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训诂学

郭芹纳 著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训 诂 学

郭芹纳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论述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历史、理论、实践,分析和讲解训诂术语,特别加大了“训诂方法”的比重,增设“训诂实例”一章,并改进习题方式,设计了多种新颖的、可运用多种训诂方法的习题,以加强学生的动手能力。本书适于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学生和古汉语爱好者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学/郭芹纳著.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2

ISBN 7-04-015972-4

I. 训... II. 郭... III. 训诂-高等学校-教材
IV. 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9887号

策划编辑 袁晓波 责任编辑 王丽 封面设计 王 晔
版式设计 王艳红 责任校对 杨雪莲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58581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经 销 北京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30 000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8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5972-00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1)
第二节 学习训诂学的必要性	(3)
第二章 训诂的内容	(9)
第一节 释词和解句	(9)
第二节 解释语法现象	(15)
第三节 说明修辞手法	(21)
第四节 发凡起例、注音、校勘及其他	(24)
第三章 训释词义的方法与原则	(30)
第一节 因形求义	(30)
第二节 因声求义	(53)
第三节 因文求义	(70)
第四节 训释词义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02)
第四章 解说词义的方式	(107)
第一节 直训	(107)
第二节 义界和描述	(111)
第三节 譬况、举例及其他	(115)
第五章 训诂学的应用	(119)
第一节 训诂学是指导古文研究和古文教学的利器	(119)
第二节 训诂学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工具	(127)
第三节 训诂学是辞书编纂的指导和依据	(139)
第六章 训诂常用术语	(146)
第一节 用以释义的术语	(146)
第二节 辨析词义和说明功用属别的术语	(157)
第三节 区别古今和说明通语方言的术语	(163)
第四节 声训术语和拟音术语	(167)
第五节 校勘及修辞术语	(172)
第七章 训诂要籍简介	(178)
第一节 《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注》	(178)
第二节 《尔雅》之类的著作	(188)
第三节 《方言》之类的著作	(197)

第四节 考求语源的著作	(202)
第五节 其他著作	(203)
第八章 近代汉语词语的训诂	(210)
第一节 必须重视近代汉语词汇的训诂研究	(210)
第二节 近代汉语词语训诂的难点与方法	(223)
第九章 训诂举例	(243)
思考与练习	(273)
主要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84)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研究中国任何一种古代文献都应该修习、掌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那么，训诂和训诂学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因此，有些在前代是世人皆知的词语，到了后代，一般人却难详其义了。要读懂这些文献，就需要有人做出解释。于是，“训诂”之事便应运而生。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卷十一《小学》篇中说：“盖时有古今，犹地有东西、有南北，相隔远则言语不通矣。地远则有翻译，时远则有训诂。有翻译则能使别国如乡邻，有训诂则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谓通之也。训诂之功大矣哉！”这一段话，就说明了训诂的产生原由及其作用。简言之，“训诂”就是以今释古，以雅释俗。即用后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雅言解释方言。“训”是解释的意思，“诂”指“故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使之明白可晓。《说文解字》曰：“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诗》曰诂训。”段玉裁解释说：“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训故者，顺释其故言也。”近代训诂学家黄侃先生也说：“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①这就既从语源的角度说明了“训”、“诂”二者的意义，又从语言学的观点出发，指出了训诂的实际内容——“训诂”就是对古书中的语义做出正确解释的一项专门性的学术工作。

什么是“训诂学”呢？训诂学是研究训诂规律的科学，是对训诂知识的理性认识，是训诂实践的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黄侃先生指出：“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

^①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训诂笔记卷上·训诂学定义及训诂名称》。

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①

这一段话说明，训诂学就是要研究并揭示以语言解释语言的具体规律，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使之成为有系统、有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的科学。为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前人的训诂实践，特别是历代的注疏，从而进行分析归纳，明其源流，辨其指归，阐其枢要，述其方法，评其优劣，知其取舍，从而归纳出其条理和系统，并根据汉语的特点，总结出训释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词语意义的方法、途径和规律。^②

此外，郭在贻先生又指出：“我们认为今天的训诂学，应该在系统性之外再加上两个‘性’，即独创性和实用性。所谓独创性，就是说不要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为训诂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总结新的理论和经验；所谓实用性，就是说要使训诂学从‘经学附庸’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使之为今天的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等工作服务，并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欢迎。”^③

郭在贻先生所强调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为训诂学的完善和发展而应认真实践的。

总之，训诂学的任务就是要依据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文字、语音和词义方面的情况，研究应该如何运用汉语言文字方面的基本规律，来正确解释历代的语言。换言之，研究历代汉语中词语的形、音、义结合的形式与规律，研究如何正确解释这些词语的方法和条例，是训诂学的主要任务。

传统训诂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汉魏以前的古书中的语义，也综合分析古书的语法、修辞以及文章的思想内容等等。但是，今天的训诂学，已不再局限于汉魏以前的古代书面语言，而是扩展到唐宋元明乃至有清一代的俗语词，并且波及文学、历史、教育、医药、农林、经济、军事、宗教等学科领域。应该说，从先秦两汉的典籍到唐宋以后的古白话作品等历代文献资料中的任何语言障碍，都可以成为当代训诂学研究的对象。黄侃先生说：“小学之于群籍，由经史以至词曲，皆不能离之。而或以治小学仅为读周秦两汉之书，误矣。”^④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①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训诂笔记卷上·训诂学定义及训诂名称》。

② 见齐佩瑛：《训诂学概论·绪说》。

③ 郭在贻：《训诂学·第一章·二》。

④ 见《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治小学门径》。

第二节 学习训诂学的必要性

训诂学既然是以正确解释古代的词义为核心任务的，因而，它就应该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资料者必须掌握的一门学科。无论研治何种古籍，无论是治经、治史，都必须先从校勘训诂之法入手。这是因为，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明，然后义理可定。

已经学过《古代汉语》课，为什么还要学习训诂学呢？对于这个问题，洪诚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在《古代汉语》的教学实践中，对于一词一句的解释，无处不是训诂方法的应用。只是有的应用正确，有的应用错误罢了。”“研究过训诂学与否，在阅读古籍时，解决问题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前者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多，分析问题比较细致、准确；后者每失之笼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会产生不应有的错误。”^①这一番话，精辟地说明了古代汉语同训诂学的关系，说明了学习训诂学的重要意义。例如：

《郑伯克段于鄆》：“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晋人杜预注云：“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这种说法显然是望文生义。清人黄生说：“予谓‘寤’当与‘牾’通。牾，逆也。”^②黄生利用通假解决了“寤生”的问题，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和郭锡良等先生编写的《古代汉语》都采用了这一说法。但是，仅仅在“寤”字上予以注释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追问，为什么逆生的婴儿竟会使母亲惊吓到厌恶的地步，以至于要废长立幼，从而引起一场战争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依赖于训诂。

“弃”字甲骨文作，《说文》所收的古文写作，这两个字形正表示“将逆生的小儿抛弃”之义，反映出先民对“逆子”的态度。民俗现象也可以为之提供证明。在旧中国，人们还相信逆生子会给父母带来灾难的说法，为了消灾避难，常常将孩子寄养到他人之家——诗人艾青就是因为“逆生”而被寄养出去的。这种习俗正是先民意识的遗留。清人黄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凡生子首出为顺，足出为逆，至有手及臂先出者，此等皆不利于父母，或其子不祥，故世俗恶之。庄公寤生，是逆生也。逆生则产必难，其母之惊且恶也宜矣。”^③与此相应，古人对于出生平安顺利的小儿，却加以赞美歌颂。《诗经·大雅·生民》中即唱道：“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圻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这就是将后稷的平安出生作为灵异来歌颂的。孔

① 见洪诚：《训诂学·绪论》。

②③ 见《字诂义府合按》“寤生”条。

疏云：“以人之产子，先生者多难。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应难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晋人干宝说：“《诗》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原诗人之旨，明古之妇人尝有坼副而产者矣。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故美其无害也。”^①司马迁在《史记·郑世家》中是这样来说明的：“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医疗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人们为什么会厌恶逆生之子了。

一般说来，《古代汉语》课通常只需要我们“知其然”，而训诂学则可以使我们“知其所以然”。例如：

《齐桓公伐楚》：“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云：“绥，安抚。”这个注解是正确的，但是，要说明“绥”为什么会有这一意义，则又是训诂之事了。

从造字结构分析，“绥”字从“纟”，“妥”声，自然与“丝”、“绳”有关。《说文·糸部》：“绥，车中把也。”段玉裁校为“车中靶”。他说：“靶者，辔也。辔在车前，而绥则系于车中，御者执以授登车者，故别之曰车中靶也。”这就是说，“绥”是系在车里面的绳子，乘车的人要拉着它来上车。古人乘车，所以“绥”的作用相当重要，古书中有关“绥”的记载也特别多。如《礼记·曲礼》：“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又：“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左传·哀公二年》：“望见郑师众，大子惧，自投于车下。子良授大子绥而乘之，曰：‘妇人也！’”。对于这个“绥”的作用，前人多所说明。如郑玄说：“绥，所引以登车。”孔颖达说：“绥是上车之绳。”《广雅·释器》：“靶谓之绥。”王念孙《广雅疏证》：“靶之言把也，所把以登车也。”可见，“绥”是古人上车时所必须凭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代的礼仪就规定“献车马者”，必须“执策绥”，迎新娘的时候，新郎也要“御妇车，授绥”。《论语·乡党》篇称孔子“升车，必正立，执绥”。为什么一定要“执绥”呢？《集解》：“周曰：必正立执绥，所以为安。”这就是说，“执绥”上车，就可以不出事故。相反，“失绥”，则可能跌伤。张仪为了避而不见楚国的使者，就采取“佯失绥坠车”的办法，“称病不出三月”。“绥”的作用如此重要，所以后世的皇帝还专门设有“执绥官”。《东京梦华录》卷十“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条：“辂上御座。惟近侍二人，一从官傍立，谓之‘执绥’，以备顾问。”^②“绥”既然是“所以为安”的，于是便引申为“安”。段玉裁就说：“引申为凡安之称。”《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

① 见《史记·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句，《集解》引干宝语。

② 《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

国，以绥四方。”郑玄云：“康、绥，皆安也。”由“绥安”之义再引申，就有“安抚”之义。《广雅·释言》就直言：“绥，抚也。”^①《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都说“绥”是“安抚”的意思，因为这一意义现在已经成为其常用义了。

研究古代汉语需要学习训诂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等学科，同样也需要学习训诂学。比如闻一多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就是从训诂学入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考求的。他在《楚辞校补·引言》中说：“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注释词义；（三）校正文字。”^②正因为闻一多先生深明训诂与文学的关系，认真对待“校正文字”和“注释词义”的工作，因而写出了《楚辞校补》、《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离骚解诂》等一系列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著作。对闻一多先生的这一治学态度，郭沫若是这样称赞的：“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证成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唯其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比如《诗经·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两千多年来，人们都马虎过去了，认为“鸿”就是“鸿鹄”。而闻一多先生却从正面、反面、侧面证明了“鸿”应当通“螾”，也就是“蟾蜍”。这一结论，顿使诗意通畅显豁。^③

正因为训诂学是治古学的第一步功夫，因而，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家莫不循此而行。许政扬先生是一位“以研究民族古典文学为事业”的学者，可是他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一部《许政扬文存》，有将近一半的篇幅是考释宋元语词的。这究竟是为为什么呢？周汝昌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明了原因：“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通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

① “绥”、“抚”亦可为连文。如：《尚书·太甲上》“用集大命，抚绥四方。”明李清《三垣笔记》：“有好有司，自然抚绥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肯从贼？”

② 见《闻一多全集·楚辞校补·引言》。

③ 见《闻一多全集》郭沫若序及闻一多《〈诗经·新台〉“鸿字”说》。

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具体内容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①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训诂学与古典文学的密切关系。例如，《三国演义》第一百十四回：“前面山势掩映，倘有伏兵，急难退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注云：“掩映，重重叠叠，参差交错的意思。”许政扬先生即指出，这一注释与文义不尽相合。他说，“映”本是“遮掩”之义——《说文》：“映，隐也。”后世字书虽然很少采录这一意义，但是在唐人和宋人的笔下，却仍然常常见到这种用法。如杜光庭《虬髯客传》：“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映身”谓以身遮挡手势。崔国辅《今别离》：“送别未能旋，相望连水口。船行欲映舟，几度忽摇手。”“映舟”即谓洲渚遮住行船。陆游《初夏幽居杂赋》：“披丛采香草，映树看珍禽。”“映树”即谓以树遮身，也就是潜身树后。“映”与“掩”、“隐”、“遮”、“蔽”等还可以构成同义连文。李觏《乡思》：“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堪恨碧山相掩映，碧山还被暮云遮。”“掩映”与“遮”变文义同。王安石《次韵张子野竹林寺二首》其二：“京岘城南隐映深，两牛鸣地得蝉林。”《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条：“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醒世恒言·独孤生归途闹梦》：“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古木阴森，映蔽江面，只露得中间一线的青天。”《水浒》第一回：“左壁为掩，右壁为映。”“掩”、“映”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总之，上述“掩映”，都不是通常所谓的“若隐若现、半藏半露”的意思，也不是“重重叠叠，参差交错的意思”。^②许政扬先生说：“读古人作品，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恼人局面：草草浏览过去，却也一目了然，如遵大路，畅通无阻；及至逐细理会起来，竟又横生荆棘。”^③要除掉这些“荆棘”，也唯有借助于训诂。

不通训诂，势必也影响对史料的正确理解。例如：恭亲王奕訢等人的奏折中有这样一句：“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不少研究近代史的同志都引用这条史料，作为奕訢等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铁证。这一误解史料的原因，就是由于未明“中外”一词所致。自六朝唐宋以来，“中外”均指“朝廷内外”或“中央和地方”。如《后汉书·宦者传序》：“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塵史·忠说》：“仁宗朝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

① 周汝昌：《许政扬文存·序》。

②③ 《许政扬文存·宋元小说戏曲语释（二）》。

外。”《梼杌閒评》第五十回：“着该部定为逆案，颁示中外知之。”^①可见，只有正确理解词义，才能正确地运用史料。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书，有许多专门考释词语的论文，也就是这个原因。

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也需要学习训诂学。中学语文课本中，选有相当数量的古代文学作品，要读懂、讲好这些古代的名篇，自然离不开训诂。例如：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亭午”为什么是“正午”？“夜分”又为什么是“夜半”呢？原来“正”与“亭”古音相近，“正”的意思多用“亭”来表示。“亭午”（或作“停午”）一词在魏晋时代及其后世，使用颇为普遍。如沈约《千僧愿会文》：“持钵安行，出彼祇树，不逾停午，以福众生。”杜甫《驱竖子摘苍耳》诗：“放筐亭午际，洗剥相蒙幕。”李白《古风》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孟浩然《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停午闻山钟，起行散愁疾。”韦应物《夏至避暑北池》：“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爱方塘。”张河阳《四居》诗：“日移亭午热，雨打豆花凉。”苏轼《上巳出游随所见作句》：“三杯卯酒人径醉，一枕春睡日亭午。”林逋《和史官赞》诗亦云：“鹤迹秋偏静，松阴午欲亭。”^②直到清代，人们还在说“亭（停）午”。如《女才子书》第十二回：“时方停午，士女以进香而回者，莫不停舆入庙游衍。”《禅真后史》第十八回：“次日亭午，正欲打点煎那第二帖药，只见张氏进房探望。”在陕西等地的方言中，从正中剖分某物则说“亭分”。“不停”即谓不从正中剖分，故而表示“不等，不平均”之义。《敦煌变文集》卷五《无常讲经变文》：“才亡三日早安排，送向荒郊看古道。送回来，男女闹，为分财不停怀懊恼。”^③今陕北米脂等地，将“当中”之义，说成“当停”，或音转为“当定”，亦可为佐证。^④

“夜半”训作“夜分”，也是由于“分”与“半”的古音相近的缘故。“夜分”在先秦时代已见用例。如《韩非子·十过》：“昔者卫灵公将之晋，至濮水之上，税车而放马，设舍以宿，夜分而闻鼓新声者而说之。”魏晋以降，用例更多。《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帝）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李贤注：“分，犹半也。”曹植《上责躬诗表》：“昼分而食，夜分而寝。”王昌龄《乌栖曲》：“东房少妇婿从军，每听乌啼知夜分。”《酉阳杂俎》续二：“其（指韦陟）子允，课习经史，日加海励，夜分犹使人视之，

① 参见王锬：《〈读许政扬文存〉散札》，载《书品》1986年第4期。

② 唐诗也有作“正午”的，但比较少见。如李廓《夏日途中》：“树夹炎风路，行人正午稀。”

③ 转引自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

④ 见刘育林：《陕北方言词典》。

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元史·吴澄传》：“澄各因其材质，反复训诱之，每至夜分，虽寒暑不易也。”《牡丹亭》十一：“奶奶，怎么夜分时节，还未安寝？”《金瓶梅》第三十六回：“当日饮到夜分，方才歇息。”明白了“亭午”与“夜分”的源流，我们对这两个词的理解就深刻得多了。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人们往往采取不求甚解的态度一掠而过。这样，势必不能深入、准确地理解文意。要想有理有据地解决这些疑难问题，就必须懂得一些训诂知识。例如：

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五蠹》：“共工之战，铁铍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注云：“铁铍短者及乎敌：短武器亦能伤及敌人之身。极言战争激烈。铍，锐物，利器。”

今按，持这种看法的人为数不少。《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也说：“此言把铁铍投掷过去，一跃而至敌人的前面。”这样的解说，与文意相去甚远。这一段文字的主旨在于说明“事异则备变”，而不是“极言战争激烈”。前文说：“当尧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见，韩非子认为，在舜的时代，是不需要武器的。可是，到了共工时代，情况则发生了变化，武器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了，拿着短武器的人就要被敌人所伤，穿着不坚固的铠甲的人也会被伤及身体。这说明“执干戚舞”这一施行教化的方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世，所以说“事异则备变”。句中的“铁铍短”、“铠甲不坚”是说武器的装备差，“及乎敌”、“伤乎体”是说造成的严重后果。结合整段文章的意思，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高中语文课本的解释，显然是不妥的。^①

^① 参见饶尚宽：《事理环境与训诂实践》，载《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论文集》（2002）。

第二章 训诂的内容

传统训诂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古代文献中的所有问题。但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仍不外乎释词和解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往往还对一些特殊的语法现象、修辞方式和行文惯例等予以说明。概括起来，训诂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释词；二、解句；三、解释语法现象；四、说明修辞手法；五、发凡起例；六、注音、校勘及其他。兹分别简述如下。

第一节 释词和解句

一、释词

释词，就是解释古书中某些词语的含义。它是训诂学的中心工作。因为词和词义是变化最大，反映社会生活最灵敏的语言要素，要通古今之异言，必然以释词为主要内容。前代训诂学家十分重视释词工作。如戴震曾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究所依傍。”^① 黄侃先生也指出：“训诂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②

古人对词语的解释，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正文体

古代文献的正文之中对词语的解释，通常称为“正文体”。例如：

《礼记·乐记》：“声成文，谓之音。”

《礼记·学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

《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妻曰�寡，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

《孟子·离娄上》：“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荀子·修身》：“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

^① 《戴震集·与某书》。

^②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训诂笔记卷上·求训诂之次序》。

观气色而言谓之瞽。”

又：“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窃货曰盗，匿行曰诈，易言曰诞。趣舍无定谓之无常，保利弃义谓之至贼。多闻曰博，少闻曰浅。多见曰闲，少见曰陋。难进曰倨，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乱曰耗。”

《汉书·梅福传》：“一色成体谓之醇，白黑杂合谓之驳。”

细究起来，正文体的训诂已经包括了义训、声训、同字为训等方式。

义训的例子

《史记·乐书》：“紂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紂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其中的“北者，败也。”“鄙者，陋也。”即为义训。

声训的例子

《史记·乐书》：“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史记·律书》：“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又：“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同字为训的例子

《史记·乐书》：“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正义曰：“引旧语乐名，广证前事也。前事邪正之乐虽异，并是其人所乐，故名曰乐也。”

《礼记·郊特牲》：“婿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郑玄注：“言己亲之，所以使之亲己”。孔颖达疏：“亲之也者，谓婿御妇车授绥，欲亲爱于妇也。故云亲之也……言婿可以亲其妇者，欲令妇之亲己也，故云亲之也者，亲之也。”

同字为训实际上是利用汉语一词多义或者同字异词的现象进行说解的。如第一例中前一“乐”字为名词，后一“乐”字为动词。又如《周易·说卦》：“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前一“蒙”为卦名，后一“蒙”则为“童蒙”、“蒙昧”之义。

人们在论说或行文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对某些词语予以解释，这往往就成为保存在古代文献正文中的训诂资料；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更多的则是见于古人的注释和训诂专著之中的训诂。

（二）传注体

通常将见于注释中的训诂称为“传注体”，又称“注疏体”。这种训诂体式以解释字、词、句为主，它成熟于西汉初年，以毛亨的《诗故训传》为代

表。注疏释义多灵活具体，往往随文作释，如：

《论语·微子》：“孔子下，欲与之言。”注：“包曰：‘下，下车也。’”

《礼记·曲礼上》：“长者举未酬，少者不敢饮。”孔颖达疏：“举，犹饮也。”

《孟子·梁惠王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赵注：“征，取也。”

《国语·齐语》：“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韦昭注：“与，从也。”

《汉书·郊祀志》：“汉兴，高祖初起，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而杀者赤帝子也。’”颜师古注：“物，谓鬼神也。”

（三）专著体

以专书的形式来解说词义的，通常称为“专著体”，如《尔雅》、《说文》等训诂专著。专著体的释词方式各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一个词语进行训释，如《说文》等书；另一类是对一组词进行训释，如《尔雅》等书。（参见第七章训诂要籍简介）

在古人的注释中，释词通常是主要的、第一位的工作。例如《诗经·周南·芣苢》，毛亨的工作就是只注释其中的词语。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传：“采采，非一辞也。芣苢，马舄。马舄，车前也，宜怀妊焉。薄，辞也。采，取也。”

薄言有之。毛传：“有，藏之也。”

薄言掇之。毛传：“掇，拾也。”

薄言捋之。毛传：“捋，取也。”

薄言袺之。毛传：“袺，执衽也。”

薄言漚之。毛传：“报衽曰漚。”

又如，

《卫风·硕人》：“四牡有骄，朱幘纚纚，翟茀以朝。”毛传：“骄，壮貌。幘，饰也。人君以朱缠纚扇汗，且以为饰。纚纚，盛貌。翟，翟车也。夫人以翟羽饰车。茀，蔽也。”

注释中的释词，包括解释词的本义、说明引申义或假借义。

解释本义的

《诗经·邶风·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笺云：“潜行为泳。”

今按：此与《说文》义合。《说文·水部》：“泳，潜行水中也。”

《史记·周本纪》：“及（弃）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正义》：“种曰稼，敛曰穡。”《说文》：“谷可收

曰稽。”

《论语·乡党》：“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注云：“作，起也。”《说文·人部》：“作，起也。”

说明引申义的

《左传·桓公六年》：“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杜预注：“张，自侈大也。”今按：张，知亮切，去声，义为自高自大。此系引申义。

又《襄公十一年》：“围郑，观兵于南门。”杜预注：“观，示也。”《说文·见部》：“观，谛视也。”句中注作“示”，乃“显示”之义。

《史记·魏世家》：“使吏捕之，围而未杀。（范）痤因上屋骑危。”《索隐》：“危，栋上也。《礼》云‘中屋履危’。盖升屋以避兵。”今按：《说文》：“危，在高而惧也。”据此说解，则“危”的本义当是“处高险而害怕”。引申之，则可指“高处”，再引申则可为“屋栋”。《礼记·丧大记》：“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郑玄注：“危，栋上也。”孔颖达疏云：“履危者，践履屋栋上高危之处而复也。”

郑笺和孔疏都是注明“危”在句中的引申义的。

说明假借义的

《诗经·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毛传：“趣，趋也。”今按：趣、趋二字上古同属清母，侯部，同音而通假。

《礼记·乐记》：“粗厉、猛起、奋末、广贵之音作，而民刚毅。”郑注：“贵，读为愤。愤，怒气充实也。”今按：贵与愤，韵同声近。

《汉书·陈汤传》：“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颜师古注：“傅，读曰敷。敷，布也。”按：傅与敷，声近韵同。

《史记·五帝本纪》：“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集解》引徐广曰：“荐绅即缙绅也，古字假借。”

此外，注释家和训诂学家还常常指明词语的出处。例如：

班固《〈两都赋〉序》：“大汉初定，日不暇给。”李善注：“《史记》曰：‘虽受命，而日有不暇给也。’”

又：“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洪业也。”李善注：“《论语》曰：‘东里子产润色之。’《剧秦美新》曰：‘制成六经，洪业也。’”

杜甫《酬孟云卿》：“相逢难衮衮，告别莫匆匆。”仇兆鳌《杜诗详注》引旧注：“张华读书，衮衮可听。衮衮，继续貌。”

又《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杜诗详注》：“《史记·张良传》：‘平明与我会此。’”